

三民叢刊 33

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猶記風吹水上鱗

余英時著

三

民

叢

刊

33

三民書局印行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余英時著，--初版，--臺北市：三民
，民80
面； 公分，--（三民叢刊；33）
ISBN 957-14-1829-3（平裝）

1. 錢穆-傳記 2. 哲學-中國-現代
（1900- ）-論文，講詞等

112.8

80003613

◎ 猶記風吹水上鱗
——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著 者 余英時

發行人 劉振強

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

郵撥／〇〇〇九九九八——五號

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年十月

編 號 S12018

基本定價 叁元伍角陸分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

有 著 權 限 限 製 權 限

ISBN 957-14-1829-3（平裝）

序

錢賓四師辭世已整整一年了，一年前我曾寫了兩篇悼念他的文字——〈猶記風吹水上鱗〉和〈一生爲故國招魂〉——先後發表在《中國時報》和《聯合報》上。三民書局劉振強先生當時曾約我編一部紀念賓四師的專刊，因爲賓四師晚年的著作幾乎全是由劉先生經手出版的。原則上我接受了這個任務，然而在實行時卻不得不對原來的計畫加以修改。這一年來，臺灣、香港、和大陸都刊出了不少紀念錢先生的文字，但是我旅居海外，無法進行有系統的收集工作，如果僅就眼前所見，彙集成冊，則不免遺漏過甚。幾經考慮之後，我決定把我自己以前涉及錢先生的文字合爲一編，作爲個人紀念錢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獻禮。

這裏所收的文字多數是與錢先生直接相關的，但也有兩三篇僅間接涉及他的學術和思想，應略加說明。〈《周禮》考證與《周禮》的現代啟示〉曾刊於臺北的《新史學》（一卷三期，一九九〇年九月）和北京的《中國文化》第三期（一九九〇年十二月）。此文特別指出錢先生《劉向歆父子年譜》和《周官著作時代考》的重大貢獻。前一文尤其曾震撼了當時的學術界，使人從康有爲《新學偽經考》的籠罩中澈底解放了出來。《周禮》決不是劉歆爲

了助王莽篡位而偽造的「建國大綱」，至此已無疑義，重翻舊案是徒勞無功的事。但是由於今天新一代的學人對清末民初的今古文經學之爭已隔得遠了，對於這個問題的意義恐怕不免也有些看不清了。最近我在《胡適的日記》（臺北，遠流出版公司影印本，一九九〇年，第十冊）中發現了一則紀事，值得引在這裏。《日記》民國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條說：

昨今兩日讀錢穆（賓四）先生的《劉向歆父子年譜》（《燕京學報》七）及顧頡剛的《五德終始說下的政治和歷史》（《清華學報》六·一）。

錢譜爲一大著作，見解與體例都好。他不信《新學偽經考》，立二十八事不可通以駁之。

山佳

顧說一部分作於曾見錢譜之後，而墨守康有爲、崔適之說，殊不可曉。

這是《向、歆年譜》初問世時的反響，是有關現代中國學術史的第一手史料。我在寫關於《周禮》一文時，《胡適的日記》尚未出版，所以現在抄在這裏，以爲補充。第二年（民國二十年）北京大學聘錢先生講授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其淵源卽在於此。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一文原爲悼念楊蓮生師而作，因其中有專節論及錢先生，所以也收在這裏。錢、楊兩先生同是我正式受業的老師，不意同年逝世，相去不過兩個多月。從此我竟成韓愈所謂「世無孔子，不在弟子之列」了，思之尤不勝其傷悼。《中國近代思想史

上的激進與保守》一篇長文雖未正面涉及錢先生，然而卻為他的學術和思想提供了一種時代的背景。錢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為《國史新論》所寫的〈再版序〉上說：

余之所論每若守舊，而余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亦可謂為余治史之發踪指示者，則皆當前維新派之意見。（臺北，東大圖書公司，增訂初版，一九八九年）

這正是我的〈激進與保守〉文中所討論的主題之一。原文是香港中文大學二十五周年紀念講座第四講的紀錄（一九八八年），曾刊於《中文大學校刊》附刊十九。此次重印，文字略有改動。

本書所收各文中，最早發表的是〈《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時在一九五四年。此文揭出了郭沫若掩襲錢先生的著作的事實，是現代學術史上一重極有趣的公案。由於此文未經重印，故流傳不廣。此次收入集中，校勘和考證的部分一仍舊貫，但在行文方面則作了較大的修改。中共官方學術界曾間接反擊此文，採取變被告為原告的策略，反過來誣指《先秦諸子繫年》由抄襲而成，更為學術史添一趣聞。因此我又補寫了一篇跋文，供讀者參考。

〈錢穆與新儒家〉一文近四萬言，最近才寫成，是本書中最長的一篇，此文較去年所寫的兩篇悼念文字為詳實，因之也許可以更進一步說明錢先生的治學精神。但是為了避免引起

無謂的爭端，我沒有讓它先在報章雜誌上露面。所以這是第一次刊布的文字。

本書〈附錄〉收入錢先生論學論文的书簡三通，這是從我手頭尚保存着的信中挑選出來的。我因為屢次遷居，師友書簡損失最多。錢先生給我的信也頗多遺失和殘闕，現存的幾十封信是我在錢先生逝世後，翻箱倒篋找到的。〈附錄〉第一、第二通寫於一九六〇年，那時錢先生正在耶魯大學任客座教授。這兩封信都是對我的《漢晉之際士之新自覺與新思潮》初稿的批評和討論。其時我治國史不過剛剛入門，這兩封信對我有振聾啟聵的震撼力。當時我的計畫是讀完學位後回到新亞去執教，所以主要精神是放在西方歷史和思想方面，如羅馬史、西方古代、中古政治思想史、文藝復興與宗教改革、以及歷史哲學等都是我曾正式選修過的課程。我的心理頗有些焦急，因為我實在騰不出太多的時間來專讀中國書，而中國古籍又是那樣的浩如烟海。我在給錢先生的信中不免透露了這一浮躁的心情。錢先生每以朱子「放寬程限，緊著工夫」的話來勉慰我，叫我不必心慌。這種訓誡真是對症下藥，使我終身受用無窮。錢先生又特別提醒我：治中國學術思想史必須在源頭處着力，不能以斷代為限。這句話也是我終身不能忘記的，雖然我至今仍停留在「雖不能至，心嚮往之」的階段。錢先生又一再告誡我不可追逐時尚，鬥奇炫博，走上華而不實的斜徑。我自己感覺非常幸運，在我步向學術旅程的關鍵時刻能夠得到這樣一位良師的當頭棒喝。限於才力，我的成績自然遠

遠沒有達到錢先生當初對我的期待。但是我後來常常把錢先生的意思——其實也就是中國傳統的爲學之方——輾轉說給我問學的青年朋友們聽。我勉強做到了錢先生所說的「守先待後」。〈附錄〉中的第三封信是一九六六年寫的，那時我剛剛回到哈佛任教，胸中正醞釀着對清代中期思想史的一種新解釋，而以戴東原與章學誠的對照爲其中線索。因此我寫信向錢先生求教，現在發表出來的便是他的答書。這是我的《論戴震與章學誠》的一個遠源。我自己曾受到錢先生這幾封論學書簡的啟發和激勵，所以現在決定把它們公諸於世，與有志於治中國學術思想史者共享之，並略述其背景如上。

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六日余英時序於美國

普林斯頓

三民叢刊書目

- | | | | |
|---------------|------|----------------------|-----------|
| 1. 邁向已開發國家 | 孫震著 | 17. 對不起，借過一下 | 水晶著 |
| 2. 經濟發展啓示錄 | 于宗先著 | 18. 解體分裂的年代 | 楊渡著 |
| 3. 中國文學講話 | 王更生著 | 19. 德國在那裏？（上）（政治、經濟） | 郭恆鈺・許琳菲等著 |
| 4. 紅樓夢新解 | 潘重規著 | 20. 德國在那裏？（下）（文化、統一） | 郭恆鈺・許琳菲等著 |
| 5. 紅樓夢新辨 | 潘重規著 | 21. 浮生九四 | 蘇雪林著 |
| 6. 自由與權威 | 周陽山著 | 22. 海天集 | 莊信正著 |
| 7. 勇往直前 | 石永貴著 | 23. 日本式心靈 | 李永熾著 |
| 8. 細微的一炷香 | 劉紹銘著 | 24. 臺灣文學風貌 | 李瑞騰著 |
| 9. 文與情 | 琦君著 | 25. 千舞集 | 黃翰荻著 |
| 10. 在我們的時代 | 周志文著 | 26. 作家與作品 | 謝冰瑩著 |
| 11. 中央社的故事（上） | 周培敬著 | 27. 冰瑩書信 | 謝冰瑩著 |
| 12. 中央社的故事（下） | 周培敬著 | 28. 冰瑩遊記 | 謝冰瑩著 |
| 13. 梭羅與中國 | 陳長房著 | 29. 冰瑩憶往 | 謝冰瑩著 |
| 14. 時代邊緣之聲 | 龔鵬程著 | 30. 冰瑩懷舊 | 謝冰瑩著 |
| 15. 紅學六十年 | 潘重規著 | | |
| 16. 解咒與立法 | 勞思光著 | | |

三民叢刊 31

與世界文壇對話

鄭樹森 著

本書收錄二十四篇專訪，作者以比較文學博士的豐富學養，深入分析報導當代世界文壇的趨勢和動態，在清楚掌握世界各地的文學發展之餘，反省本土文學，並期在原有基礎上更向前邁進。

三民叢刊 32

捉狂下的興歎

南方朔 著

「捉狂」是這個時代的浪潮，「興歎」是剔除糟粕的膽識與能力。媚俗的年代有不媚俗的聲音，看南方朔如何在知識份子充滿機會主義的價值錯亂和譁眾取寵的時候，替未來的自由公民開道。

三民叢刊 33

猶記風吹水上鱗

余英時 著

本書以紀念錢賓四先生的文字為主，賓四先生為一代通儒，畢生著作無不以重發中華文化之幽光為志。透過作者的描述，我們不僅能對賓四先生之志節與學術有深入的認識，並對民國以來學術史之發展有一概念。

三民叢刊 34

形象與言語

李明明 著

藝術是以形象代替作者的言語，而在形象與言語之外，仍還有其他種種相關的問題。本書作者從藝術與時代、形式與風格、藝術與前衛、藝術與文化五個方面剖析西方現代藝術，使讀者能對藝術品本身及其相關論題有一完整的認識。

三民叢刊 35

紅學論集

潘重規 著

本書爲「紅學論集」的第四本。作者向來主張《紅樓夢》一書爲發揚民族大義之書，數十年來與各方學者論辯，更堅定其主張。本書爲作者歷年來關於紅學討論文字的總結之作，也是精華之所在。

三民叢刊 36

憂鬱與狂熱

孫璋芒 著

輕狂的年少，懷憂的中年，從鄉下的眷村到大都會的臺北，從愛情到知識，作者以詩意的筆調，鋪陳豐饒的意象，表現生命進程中的憂鬱與狂熱。以純藝術表現出發，而兼及反應社會脈動，不但樹立了獨特的個人風格，也爲散文藝術開拓了新境界。

三民叢刊 37

黃昏過客

沙 究 著

「爲樸素心靈尋找一些普通相的句子」沙究在獲得時報短篇小說推薦獎時曾對他的寫作有如是的感言，他的作品就是最好的實踐。本書將帶領您從浮生衆相中探索人類心靈的面貌。

三民叢刊 38

帶詩跳課去

徐望雲 著

我們都或多或少的讀過現代詩，但對現代詩的了解卻很少，於是許多譁眾取寵的文字便假借現代詩的名義出現，讓「詩人」成爲一種笑話。本書以輕鬆的筆調、嚴肅的心情，引導讀者更接近、更了解現代詩。

1 · 次 目

目 次

自 序

猶記風吹水上鱗

1

一生爲故國招魂

17

錢穆與新儒家

31

《十批判書》與《先秦諸子繫年》互校記（附《跋語》）

99

《周禮》考證和《周禮》的現代啟示

137

中國文化的海外媒介

169

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激進與保守

199

《錢穆先生八十歲紀念論文集》弁言

243

壽錢賓四師九十

247

附錄：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
錢賓四先生論學書簡原文

猶記風吹水上鱗

——敬悼錢賓四師

海濱回首隔前塵，猶記風吹水上鱗。

避地難求三戶楚，占天曾說十年秦。

河間格義心如故，伏壁藏經世已新。

愧負當時傳法意，唯餘短髮報長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時，入睡以後突得臺北長途電話，驚悉錢賓四師逝世。悲痛之餘，心潮洶湧，我立刻打電話到錢府，但錢師母不在家中，電話沒有人接。所以我至今還不十分清楚錢先生（我一直是這樣稱呼他的，現在仍然只有用這三個字才能表達我對他的真實情感。）逝世的詳情。不過我先後得到臺北記者的電話已不下四、五起，都說他是在很安詳的

狀態下突然去的，這正是中國人一向所說的「無疾而終」。這一點至少給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臺北參加中央研究院的會議，會後曾第一次到錢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問安。想不到這竟是最後一次見到他了，走筆至此禁不住眼淚落在紙上。

最近十幾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機會去臺北一兩次，多數是專程，但有時是路過。每次到臺北，無論行程怎麼匆促，錢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謁的。這並不是出於世俗的禮貌，而是爲一種特殊的情感所驅使。我們師生之間的情感是特別的，因爲它是在患難中建立起來的；四十年來，這種情感已很難再用「師生」兩個字說明它的內容了。但最近兩三年來，我確實感到錢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經不敢說他是否還認識我了。但是他的身體狀態至少表面上還沒大變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對我還是一件難以接受的事。

我對於錢先生的懷念，絕不是短短一兩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紀念」那種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達得出來的，而且我也絕不能寫那樣的文章來褻瀆我對他老人家的敬愛之情。所以我現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認識他的幾個片斷，爲我們之間四十年的師生情誼留下一點最真實的見證，同時也稍稍發抒一下我此時的哀痛。以後我希望有機會寫一系列文字來介紹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須在我的情緒完全平復以後才能下筆。

錢穆草創新亞書院時，校舍簡陋，學生不超過二十人。

我在前面所引的詩是我五年以前祝賀錢先生九十歲生日的四首律詩的最後一首，說的正是我們在香港的那一段歲月。我第一次見到錢先生是一九五〇年的春天，我剛剛從北平到香港，那時我正在北平的燕京大學歷史系讀書。我最初從北平到香港，自以為只是短期探親，很快就會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後，父親告訴我錢先生剛剛在這裏創辦了新亞書院，要我跟錢先生唸書。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帶我去新亞的情形。錢先生雖然在中國是望重一時的學者，而且我早就讀過他的《國史大綱》和《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也曾在燕大圖書館中參考過《先秦諸子繫年》，但是他在香港卻沒有很大的號召力。當時新亞書院初創，學生一共不超過二十人，而且絕大多數是從大陸流亡來的難民子弟，九龍桂林街時代的新亞更談不上是「大學」的規模，校舍簡陋得不成樣子，圖書館則根本不存在。整個學校的辦公室只是一個很小的房間，一張長桌已佔滿了全部空間。我們在長桌的一邊坐定不久，錢先生便出來了。我父親和他已見過面。他們開始寒暄了幾句。錢先生知道我願意從燕京轉來新亞，便問我以前的讀書情況。他說新亞初創，只有一年級。我轉學便算從二年級的下學期開始，但

必須經過一次考試，要我第二天來考。我去考試時，錢先生親自出來主持，但並沒有給我考題，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寫一篇讀書的經歷和志願之類的文字。交卷以後，錢先生不但當場看了我的中文試卷，而且接著又看我的英文試卷。這多少有點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錢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並沒有受到完整的現代教育。他怎麼也會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問。很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在寫完《國史大綱》以後，曾自修過一年多的英文，但當時我是不知道的。閱卷之後，錢先生面帶微笑，這樣我便錄取了，成為新亞書院文史系二年級第二學期的學生了。這是我成為他的學生的全部過程。現在回想起，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為錢先生的弟子儘管遍天下，但是從口試、出題、筆試、閱卷到錄取，都由他一手包辦的學生，也許我是唯一的一個。

錢先生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個子雖小，但神定氣足，尤其是雙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時還有一個感覺，就是他是一個十分嚴肅，不苟言笑的人。但是這個感覺是完全錯誤的，不過等到我發現這個錯誤，那已是一兩年以後的事了。

當時新亞學生很少，而程度則參差不齊。在國學修養方面更是沒有根基，比我還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錢先生教起課來是很吃力的，因為他必須儘量遷就學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亞教課決不能與當年北大、清華、西南聯大時相提並論。我個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課